

半截英雄



后唐庄宗

汝河◎著

【下部 绛霄殿】

封唐朝末代皇帝景宗（哀帝）李祝为济阴王，改汴州为开封府，称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各镇节度使及州郡地方官纷纷大唐平叛，用唐昭宗的年号：天祐。尤其蜀王王建，自恃巴蜀山险固，物阜民丰，兵强马壮，传檄天下，宣称要联合河东、凤翔、淮南诸镇，起兵勤王，讨伐朱温。说起这蜀王王建来，也真称得上是乱世奇人。祖上本是许州舞阳县人，并不显达。王建表字光图，少年无赖，以屠牛、盗驴、贩卖私盐为生，乡里呼为“贼王八”。黄巢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逃往四川。忠武军大将鹿晏弘招兵买马，率部勤王。王建离家投军，既而升任『都头』，跟随鹿晏弘

读英雄，看枭雄，必读《半截英雄》

范小青 赵本夫 苏童
叶兆言 毕飞宇 丁帆

联袂
推荐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1247
23
:2

汝河◎著

半截英雄

后唐庄宗



【下部 绛霄殿】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目 录

下部：绛霄殿

第二十六回	夸门第鞭打生父	滥荣赏贻害家邦.....	405
第二十七回	救幽州大败契丹	战胡柳痛丧元戎.....	420
第二十八回	一炬楼船化灰烟	百战黄河水变红.....	436
第二十九回	王镒养虎终为患	中山引狼又入室.....	451
第三十回	战望都再败契丹	伐镇州连折三雄.....	466
第三十一回	绍唐祚魏州称帝	陨巨星邺宫惊魂.....	483
第三十二回	李嗣源孤军袭郢州	王彦章三日破德胜.....	499
第三十三回	忠臣尽节长城毁坏	昏君断头大梁灭亡.....	515
第三十四回	万金散尽换富贵	涓滴入公息风波.....	531
第三十五回	智而谐妙语谏君	愚而诈技穷身亡.....	549
第三十六回	租庸院上演傀儡戏	高季兴夜走枫林关.....	563
第三十七回	河阳驿银车被劫	天津桥毛驴鸣冤.....	580
第三十八回	兰崑玉因宝丧命	张继业保帅舍车.....	594
第三十九回	师兄妹奈何成牢燕	义弟兄因谗生芥蒂.....	613
第四十回	恶太监京师伏法	贤司马襄州遇害.....	626
第四十一回	喜聚敛佞臣得宠	恶鲋直良吏丧生.....	643
第四十二回	唐庄宗兴师伐蜀	蜀王衍拒谏寻仙.....	657
第四十三回	康延孝智取阳平关	王宗弼谋变大玄门.....	672
第四十四回	康先锋千骑渡绵江	李司空只身入锦城.....	690
第四十五回	雪迷伊阙射白鹿	毁生谗口族功臣.....	705
第四十六回	朱友谦无辜灭族	康延孝惧祸起兵.....	721
第四十七回	一夫夜呼名都失守	一字之改救活千人.....	735
第四十八回	奸似忠，忠奸难辨	假成真，真假谁知.....	753
第四十九回	绛霄殿庄宗晏驾	兴圣宫明宗绍唐.....	769
后记			785

第二十六回 夸门第鞭打生父

滥荣赏贻害家邦

李存勖亲率大军驰援大同，兵到代州，契丹得到消息，立即撤兵，解围而去。此前李存璋没有得到李存勖的命令，不敢答应阿保机提出的赎城要求，固守待援，契丹兵加紧攻城。眼看着城中弓箭已经用尽，士兵们修补城墙时，忽然挖掘出古代铁车数辆。李存璋大喜，立即组织工匠，把铁车熔化，打造箭镞和刀枪。防御力量得到加强，云州保卫战终于取得胜利。李存勖论功行赏，任命李存璋担任大同节度使，代替李嗣本主持北部防务。部署完毕，带兵回转晋阳。

晋王十分孝顺，戎马倥偬之间，也要抽出时间回晋阳王宫看望两位王娘，这次回来自然也要进宫请安。曹王娘见儿子征尘满身，面色憔悴，不由心酸，充满爱怜地嗔怪道：“儿呀，为人要知足才好。如今你已拥有河朔数十郡，远远超过了你父王的基业，还南征北战干什么！只要我们母子平平安安常相厮守，比什么都好。今后就不要再东荡西杀了！”

刘夫人不禁笑道：“妹妹当王儿是太原城外田舍翁耶？只要守住百亩田园，老少衣食无忧就行吗？那大唐江山社稷由谁来复兴耶？”

曹夫人不禁破颜为笑，李存勖也笑起来。刘夫人道：“魏州不比寻常州郡，城内罗绍威父子旧时宫殿颇为豪华富丽。王儿此去，不妨把后宫妃嫔带去几位，以便照料你的饮食起居，也免得我们老姐妹俩挂念你了！”

曹夫人马上拍手赞成，连声道：“还是姐姐想得周全，王儿乐意哪个，就让她和你一道去吧！”

李存勖也正有此意，连忙叩头谢恩道：“多谢王娘垂爱，究竟要谁前去魏州，还须二位王娘示下。韩妃位居嫡室，宜代儿在堂前进孝，晨昏定省；刘妃要抚养您的孙儿继岌，也不宜远行。剩下的，也只有侯妃了，偏偏是个多愁多病身。这如何是好呢？”



刘、曹二位王娘知道李存勖心属侯氏，故意绕着弯子说话，于是不约而同地说：“有什么大不了的病？还不是王儿长年征战不归，思虑所致？随你前去，散散心、解解闷，自然也就好了。王儿想带她去，就带她去好了！”

李存勖喜形于色，连忙说道：“既然二位王娘都如此说，我就去和她商量商量，再来禀告王娘！”说罢，叩头起来去找侯氏。

侯氏自去岁春天李存勖前往魏州，一直抑郁寡欢。韩刘二妃原为主仆，刘氏生下王子继岌之后，颇为得宠，又心性乖巧，处处奉迎韩氏，二人关系十分密切。韩妃原本和侯氏就有嫌隙，得刘氏明里暗里帮着，不断想着法儿，排挤侯氏。难得侯氏清心寡欲，从不与其计较，独处宫中，每以诗画琴声消遣。这日晴窗焚香，一边操琴一边吟咏，唱的却是敦煌曲子词中一曲《鹊踏枝》：

“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

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金笼里。欲他征夫早归来，腾身放我青云里。”

一曲歌毕，李存勖掀起珠帘，走进房来，笑道：“卿幽怨何其深也，快把灵鹊放了吧！”

侯氏又惊又喜，手抚瑶琴，不禁秋波溢出清泪来。李存勖连忙走到跟前为她拭泪，侯氏这才想起迎驾的礼仪来。但她正要敛衽下拜，李存勖却已双手把她揽入怀中，温言说道：“闺房之中，夫妻之间，何须繁文缛礼？与卿借琴叙别岂不更好？”

于是侯氏添香操琴，拣李存勖最喜欢听的曲子，铮铮淙淙弹奏起来。先弹了一曲“将归操”，又弹了一曲“雉朝飞”。侯氏边弹边唱道：“织锦机边莺语频，停梭垂泪忆征人。塞门三月犹萧索，纵有垂杨未觉春。”

李存勖则轻声唱道：“惆怅梦余山月斜，角声笳鼓暗黄沙。常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雨湿梨花。”

歌罢二人相对唏嘘。良久之后，李存勖道：“这就好了，已得王娘恩准，让卿和我同返魏州。自此与卿常伴琴台，永免相思之苦。”

侯氏道：“这如何使得？‘将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岂不影响士气？”

李存勖笑道：“你想还是夹寨军营中啊？为王已定河朔六郡，早已入住邺宫。那宫室恐怕比这晋阳王宫要富丽堂皇多了，哪里还是什么‘军前’、‘帐下’！”

侯氏莞尔笑道：“妾还当大王日日风餐露宿呢。即便如此，后宫妃嫔甚多，何以只带我一个同行？其他姐妹当做何想？”

“你就不要多想他人，一切听从我的旨意好了！”李存勖说罢，挽起侯氏的玉臂，离开琴台，一同安歇。远别胜于新婚，自有一番柔情蜜意，勿用赘言。

且说这韩、刘二妃得知晋王归来，各自盛妆艳抹，等待临幸，却迟迟见不到人影。良久之后，只听琴韵悠扬，隔墙传来，依稀还听得见侯氏和晋王的唱和之



声，不禁妒火中烧，醋意大发。韩妃日久无宠，又自矜身份，尚能勉强忍耐。那刘妃自恃生育王子，眷宠优渥，就再也咽不下这口气来。但毕竟是王府后宫，比不得闾閻市井，总不能吵吵闹闹找到侯氏宫中。一忍再忍之后，便去找韩妃商议对策。

韩妃见刘妃粉面通红，一脸恨意，便知为了什么，偏偏不咸不淡地说：“妹妹不好端端在自己宫里候驾，来我这里干什么？你不担心羊车过门，径到我这里来吗？”

刘妃道：“姐姐真沉得住气，你就没有听见隔墙那琴声歌喉、淫腔浪调？你就不心烦生气？”

韩妃神色漠然地说：“我烦什么，气什么？这样的日子我早已过惯了，还有什么好烦心生气的？我倒要提醒妹妹，脾气、度量往后要大一点儿，这烦心可气的事情还刚刚开了个头儿。你那醋坛子醋缸不多准备点儿，可就有醋无处装了！”

“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她还能把我们赶出宫去？”刘妃大惑不解，忿忿说道，“她能日日夜夜独自一人霸占大王？”

韩妃不禁笑道：“她虽不能赶你出宫，但一人独占春色，已成定局。”

“此话怎讲？”刘妃不禁愕然。

韩妃道：“妹妹向来耳报神多，消息灵通。这一回，怎么没有听到风声？大王已经得到二位王娘恩准，不日就要带领贱妇侯氏同返魏州。你就等着大王向你辞行吧。”

刘妃闻听此言，不啻五雷轰顶，一下子惊得说不出话来。韩妃偷眼看她面色由红变白，由白变青，又由青变得土灰一般，不由得觉得又好笑又可怜。于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安慰道：“仔细看看，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王不带她去，也不是长年累月征战在外，难得回来一聚；如今带她去了，仍然少不了抽空回来探望二位王娘。到那时反倒没人和你争了、抢了。如此看来于妹妹何损？你也就用不着过于斤斤计较了！”

刘氏听韩妃娓娓劝解，心神稍定。等她把话说完，冷笑一声说道：“亏姐姐如此大度，想得开。我可没有这种雅量！你想，有你我同在，大王还被她勾去了魂魄似的，不把我们放在心上。如果让她和大王同去魏州，日日琴瑟和鸣，夜夜同床共枕，大王还不把我们忘到九霄云外！我不说了，如果那贱人生下一男半女，大王必然钟爱有加。这样将置王儿继发于何地？子以母贵，废长立幼的事情史不绝书。我能不为王儿考虑吗？”

实在出乎韩妃的意料之外，想不到这表面看来颇有几分天真的刘玉儿，竟然想得如此深远。韩妃隐隐觉得她的劲敌不只是侯氏，更为可怕的还是这个恃子而骄的刘玉儿。但转而想到眼前她和刘妃的共同敌人是侯氏，正好利用她们之



间的矛盾，让她们拼个你死我活。于是又接着长叹一声说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妹妹所虑可谓一针见血。妹妹既然想到了这一层，就该未雨绸缪，早做打算。千万要阻止那贱人和大王同赴魏州！”

刘妃道：“我如今方寸已乱，想不出什么主意来。姐姐有什么法儿，快告诉我。只要能打乱那贱人的如意算盘，我一切都听姐姐的！”

韩妃道：“妹妹知道，我一向最没主意。不过‘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事儿我是局外人，看得可能比妹妹清楚点儿。要想使这贱人‘猫咬尿泡’，瞎喜欢一场，我觉得有三条道儿。一是妹妹死乞白赖去求曹王娘。妹妹自小跟着王娘，她老人家打心眼里，一定向着你。第二呢，大王对王儿继岌钟爱有加，让王儿哭着闹着要跟大王同去魏州。只要大王答应王儿同去，哪有把你撇下的道理？如果这两条都不灵验，也只有这第三条‘釜底抽薪’之法了。”

“何为釜底抽薪？”刘妃急不可耐，催促道，“姐姐快莫卖关子了，抖底儿说清楚得了！”

韩妃道：“那就是让那贱人想去也去不了。妹妹知道，那贱人是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吃药。若在药中做点手脚——只要不弄出人命来，让她卧床不起，她还能千里迢迢，一路颠簸去魏州吗？”

刘妃高兴得拍手笑道：“姐姐真是女诸葛，这三条锦囊计，千金难买。妹妹替王儿给姐姐叩头了！”说着便要下跪，韩妃连忙拦住了她。二人又在细节处斟酌了一番，刘妃才千恩万谢地告辞。回去之后，立即依计而行。

刘妃去见曹王娘，婉转说道：“大王不日便要启程前往魏州，王儿继岌天天哭闹着要随大王前去。听说大王五岁便随先王征伐，十岁时西京迎銮，亲受昭宗天语褒奖。王儿如今已经七岁，恳请王娘，不如让继岌跟随大王前往魏州。”

锣鼓听音，说话听声，曹王娘一听便知刘妃用意，含笑说道：“你真舍得继岌离开你吗？果能舍得，让他早点到外面去经风雨也未尝不可。”

刘妃一听不禁脸红，低声说道：“嘴说舍得，真要不在身旁难免寝食不安。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说罢垂首拭泪。曹王娘不禁失笑，说道：“就你那点小心眼儿，还能瞒得过我？你是听说大王要带侯妃前往魏州，心生妒意，变着法子要争一争，是吧？依我说，你就不必多费心机了。好好在家教养孩子，比什么都要紧。有继岌在，谁还能胜过你？何况魏州初定，人心未附，时不时还有动乱发生。大王每日征战在外，就你那点材料，能应付得了局面？把我那王孙带到魏州，你放心我还不放心哩。”

刘妃见心事被曹王娘猜破，一时无话可说，便红着脸叩头退出。回到自己宫里，立刻把王子继岌叫到跟前，如此这般，反复叮嘱，让继岌去寻晋王。

王子继岌刚过七岁，聪颖可爱。受父母影响，自小便喜欢歌舞管弦，笙箫器



乐，一触即能。入塾读书不满三载，读书已能琅琅成诵，连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也能一字不误地背诵下来。李存勖对其十分钟爱，每每对人夸赞：“此吾家之千里驹也！”

这一天李存勖正和张承业、阎宝、冯道、卢质等人议事，李继岌从塾中放学归来，未回王宫，径到张承业理政的府库厅来寻父王。众人见王子到来，争相抚问，以示关爱。李继岌却依偎在李存勖怀中，嘤嘤垂泪。李存勖惊问其故，李继岌反倒哭得更为伤心。再三询问，继岌方才止泪说道：“放学回来，闻听人言，父王不日便要前往魏州。孩儿舍不得父王离去，因而伤心难禁。”

李存勖道：“王儿不必伤心，父王此去，不日便会回来看望王儿。到时候父王还会给王儿带回许多稀罕的什物，让你玩耍！”

李继岌道：“父王哪次不是这样哄我？但父王一去少则数月，多则年余不归，这是常有的事。前方军务繁忙，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叫我如何不想得慌？”

李存勖苦笑道：“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等王儿长大了，父王带你同去，就可以和父王朝夕相处了！”

“我现在就长大了，父王带我一道去吧！”李继岌又哭闹起来。李存勖不禁皱眉，众文武也变着法子安抚小主人。张承业道：“王子不哭不闹，若能给我唱支歌儿，我便把束腰宝带给你！”

继岌毕竟是个孩子，经不起众人哄骗抚慰，终于破啼为笑，歌舞起来。一曲唱罢，张承业立刻解下束腰宝带给继岌束于腰间。小王子欢天喜地去了。李存勖如释重负，苦笑着直摇头。众人道：“小王爷着实招人喜欢，大王何不答应他的要求，带他同去魏州？”

李存勖道：“戎马倥偬，哪有闲暇照看于他？他去，刘妃自然也要去。我已决定带侯妃前往魏州，哪能出尔反尔？”

众人不再说话。良久，李存勖忽然想到一件事来，笑着问张承业道：“听说监军的几个侄儿从同州来到晋阳，监军何不给他们安排个差事干干？”

张承业道：“承蒙大王垂问，当着各位大人的面，老臣都羞于启齿。我这几个侄儿个个都不成器，不学无术，一无所能，还倚仗大王对臣的恩宠，惹是生非，胡作非为。实不相瞒，上个月被老朽处死的那几个强盗，其中一个就是我的侄儿。有一牛贩和他同行，他竟然图财害命，把人家推坠山崖。你们说，像这种奴才，能以他长州县、子万民吗？”

冯道说：“监军律己严刻，治家整肃，令人敬佩。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令侄张瓘就颇有才具。当此用人之际，何不命他为国效力？”

李存勖忙说：“冯先生从不轻易许人，既说令侄才具堪用，监军也应该学学祁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风范。让张瓘到麟州去当刺史吧。”

张承业一面代侄儿谢恩，一面命人把张瓘唤来，当着晋王和众人的面训斥道：



“我和你父亲本是车度一介草民，蒙晋王父子两代大恩才有今日。你父亲死后，你们兄弟无人教养，曾跟刘开道当过强盗，这个我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做叔父的义务。如今大王看我的面子，让你去当一州之长。尔要自重自爱，痛改前非，决不能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来。如果有违法纪，休怪我不念骨肉之情，定斩不饶！”

张瑾唯唯连声，叩头而退。张承业命人摆酒，答谢晋王。酒过三巡，李存勖举杯对众人说道：“为政之道，唯在一个‘公’字，但这公和私如何能分得完全清楚！以本王而论，何尝不想公私分明，但很多事情也是情非得已。如今我坐掌十郡数十州，可王弟存矩、存美无尺寸之地，于心何忍？纵然王娘不说，我也不能不委以州郡。今日告知众卿，本王已决定任命存矩、存美出掌新州、武州。望众卿为王分谤任怨！”

张承业等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答言为妥。想不到卢质投箸说道：“十郡数十州是大王马上得来，与卢某一介书生毫不相干。大王欲付何人何州何郡，本不应妄言，但既蒙下问，臣不得不献一得之愚。存美、存矩不过王宫纨绔公子，何来治事之能？不见富家犬彘，愈养得肥硕，愈蠢笨无用。王若付以州郡，爱之适同害之。请王三思！”

李存勖不禁勃然变色，掷杯而起。沙陀风俗，最忌把人比做猪、狗。听卢质当众把王弟存美、存矩比作猪、狗，焉能不怒？张承业等人大惊失色，一齐跪倒在地，为卢质求情。冯道说：“卢质嗜酒猖狂，一向放言无忌。近来少饮辄醉，酒后失言，望大王念其一向忠勤，恕其妄言之罪！”

张承业连忙拉卢质跪下求饶。想不到卢质犯了牛脾气，傲岸地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王若真以为臣是酒后狂言，等着后悔吧！”说罢拂袖而去。

李存勖手握剑柄，满脸冰霜，兀立当场，说不出话来。众人看着他脸上阴晴不定地变化着颜色，谁也不敢出声，席间的空气一时凝固起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李存勖脸上云开雾散，手握剑柄向身后推推宝剑，重新落座，大家才舒了口气。只听李存勖无可奈何地故做一笑说道：“有话好好说吗，干么出口伤人？这辈驴子！”

张承业见李存勖心情渐归平静，又深怕他日后重翻旧账，杀了卢质，便故意趁此机会激他说出赦免卢质的结底话来。于是满满斟了一杯酒，来到李存勖面前奉觞说道：“全怪老臣浊酒醉人，让卢质说出这番混账话来。让老臣差人把他捉回来，重重惩处好了！”

李存勖乍听张承业此言，不禁一愣。一回神，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不禁哈哈笑道：“这可不像监军平常的话呀，本王焉肯因酒后失言，枉杀忠良！我河东正要延揽卢质这样的贤才，监军莫不是要我杜塞纳谏进贤之路！”

张承业闻言大喜，连忙跪倒谢罪道：“老臣知罪了！难得大王有如此广阔胸怀，何愁大业不成，唐祚不兴！老奴曾记得国初贤臣魏郑公《谏太宗十思疏》上



有这样的话，‘勿因喜以谬赏’，‘勿因怒而滥刑’。王今日之举，正合先贤之道，定能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万民！”

众臣一齐跪地称贺。李存勖笑道：“监军之意是怕我日后降罪卢质。今日当众卿之面本王洒酒为誓：今后永不重提此事！转告卢质让他放心办事吧！”

当日君臣尽欢而散。但自此之后，王子继岌天天哭闹撒娇，要随晋王同去魏州。李存勖怜子心切，只好想办法哄他高兴。这日又带他去张承业处玩耍，并传唤教坊优伶来演戏取乐。张承业当然少不了置酒招待。演出完毕，照例应该颁赏，但李存勖囊中羞涩，一时窘急，只好命李继岌给张承业唱曲一支，缠着张承业要钱。张承业无奈，先送给李继岌一条玉带，又送给他一匹骏马。李继岌看了看李存勖的眼色，仍然长跪不起。张承业笑道：“王子起来吧，今日把钱尽付于你，明日再来，可就没有了！”

李继岌正要起来，李存勖唤着李继岌的乳名说道：“和哥儿，千万不要起来，你伯伯有的是钱，仅仅玉带骏马，哪够你用？你看那些钱柜，每一柜都不下百万，让他给你一柜好了！”

张承业正色道：“我送给郎君的礼物，玉带骏马，都是自己的薪俸买来的。金库里每个柜子里的钱都是大王要发给将士的军饷，我不敢假公济私，乱作人情。”

李存勖一来无钱颁赏，觉得颜面尽失；二来带着几分酒意，口不择言说道：“老阉马，做守财奴耶？留下钱财买棺材耶？传子孙耶？”

张承业想不到李存勖竟然出言侮辱自己，不禁大怒说道：“诚如大王所言，我不过是唐家一个年迈的钦差宦官罢了！无儿无女，更不必为子孙打算，吝惜这库中钱财，为的是辅佐大王成就大业。大王若不想成就霸业，想怎么挥霍就怎么挥霍，何必问我！怕只怕府库钱财耗尽，人心离散，将士寒心，到头来一事无成！看你有何颜面去见先王！”

李存勖老羞成怒，立命元行钦道：“绍荣速取剑来！我必亲手杀了这老阉奴！”

张承业流泪道：“我受先王托孤之重，发誓要辅佐大王扫平汴贼，复兴唐室。大王连年征战在外，河东事无巨细，悉付老奴。老奴千方百计，鼓励农桑，积蓄钱粮，采买枪刀战马，大王才能粮饷不断，后方安定，无后顾之忧。老奴为国守财，从不乱用分文，今天因为吝惜国家钱财死在大王剑下，九泉之下得见先王也问心无愧。请大王快动手吧！”说罢伸长脖子，等李存勖动手。

元行钦在一旁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急得团团转；阎宝拉着张承业，要他快快退下。张承业挥拳打在阎宝脸上，打得阎宝鼻血长流，不仅不肯退下，反而指着阎宝和元行钦骂道：“你们本是逆贼一党，蒙受晋王大恩，不思尽忠报国，反而拍马奉迎，讨大王欢心，蓄意让大王乱政失德。是也不是？”

李继岌吓得哇哇直哭，飞也似的回宫去向曹王娘报告。时间不长，内监传王娘口谕，召晋王火速进宫。李存勖酒意顿失，连忙向张承业赔礼道歉，赔笑敬酒



说道：“本王贪杯，多喝了两盅，冒犯王兄，也惊动了王娘。请王兄饮了此杯，宽恕本王，也替我分担点过错。本王赔礼了！”

李存勖连饮三杯，张承业头也不回。传旨内监在一旁催促，李存勖不敢违抗母命，连忙进宫去了。紧接着两位王娘又命人传旨，向张承业道歉说：“小儿冒犯‘特进’，我们已经笞责惩戒。请‘特进’为国惜身，多加珍重！”张承业方自止泪谢恩。

“特进”是唐朝对德高望重老臣的特殊恩典，属文官正二品，是河东上下对张承业的官称。第二天，二位王娘亲带李存勖登张承业府门赔礼。李存勖以唐室名义下诏加授张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张承业坚决辞让，叩头谢恩道：“只要大王谦冲自牧，戒满惧盈，不忘先王临终教诲，老奴就心满意足。富贵尊荣于我何用？老奴终身只做先皇加封的河东监军使！”

刘妃见连施两计都未奏效，只好使出第三招来。王宫有一宦官姓向名延之，自小净身进入唐朝皇宫，后来跟随陈夫人下嫁李克用做了陪嫁内侍。向延之在妃嫔宫娥队中厮混久了，深得调和胭脂水粉之妙，能够配制一种有特殊香味的胭脂，宫眷们只要稍用一点点，便三日不失芬芳之气。因而得了个雅号“香胭脂”。陈夫人在李克用死后出家为尼，不再涂脂敷粉，便把“香胭脂”留在王宫。先前侍奉曹王娘，和刘妃朝夕同在王娘左右；后来侯妃进宫，曹王娘分派他去侍候侯妃，成了侯妃宫中太监。但是，其他宫中的妃嫔宫女仍然少不了隔三差五来向他讨要点胭脂。这一天刘妃借讨要胭脂为名，把向延之叫到自己宫中，出手便赏给他一个金元宝。向延之辞不敢受，刘妃道：“常年向公公讨要胭脂，甚觉过意不去。这配制胭脂的香料也不是公公白白得来的。公公常例有限，薪俸菲薄，哪里支应得起？实不相瞒公公，我自打诞育王子之后，颇得王娘疼爱，大王眷顾。母子双份的月例不说，这恩赏是不论数的，银子钱花不完。公公只管收好了！”等向延之千恩万谢把元宝塞入怀中，刘妃从妆台上拿过一个羊脂玉制的瓶子来，递给他：“侯妃身子虚弱，这几日清夜盗汗，微喘不止。大王为她新觅的补虚药丸昨夜忘在了这里。你替我捎给侯娘娘吧。”

向延之一脸疑惑，问是何药。刘妃但笑不语。向延之迟疑不肯接那瓶子，刘妃又给他一锭金来，狡黠笑道：“这下总可以了吧？事成之后，还有酬庸。法不传六耳，若有泄露，我有王子做护身尊者，公公可就百口难辩。仔细斟酌，好自为之吧！”

向延之不禁汗出如浆。仔细咀嚼刘妃的意思，自然知道是想加害侯妃。联想起这几日宫中都议论的事情，知道一定是为了要阻止侯妃和晋王同去魏州。暗道：“最毒妇人心，这话一点不假。就为了这丁点儿小事，竟然要人命！”欲待拒绝，回想起刘妃刚才所说，自打生育王子之后，宠冠后宫的情况，自知得罪



不起。于是接过瓶子，转身退出。

向延之心思灵动，出了刘氏宫门，马上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烈石山中有一种野草，名叫“羊儿醉”，又叫“迷魂草”。牛羊误食，便如人喝醉了酒，卧在圈中，贪睡懒食；人若误食，便昏迷不醒，如失魂魄。前不久他去烈石山中看望陈夫人，顺手采回几株，为的是给一个老宦官医治头风，祛疼安眠。想不到多用了一点儿，那老宦官竟然昏睡了一天一夜。他回到侯氏宫中，立即把羊脂玉瓶中的丸药倒入阴沟里，借给侯氏熬药之机，天天把“迷魂草”加入一点儿，侯妃用药之后，便昏昏欲睡，似醒非醒。一连数日都是这样，李存勖行期日近，不由着急起来。

一日待侯妃精神稍振，李存勖和她商量道：“本欲和卿同往魏州，但卿缠绵病榻，如何禁得起跋山涉水，千里颠簸？旅途中风餐露宿，一旦病情加重如何是好？”

侯妃道：“这几日我也反复思忖过了，我这种恹恹病态，如何能够远行？即使勉强远行，到了魏州又如何能够陪王伴驾侍奉大王？若不能亲侍中栉，反而成了大王的累赘，妾心何以能安？只要大王心中有妾，何必日夕相守？大王还是另选他人前往魏州去吧。等我病好之后，再奉召前去相会有何不可？”

李存勖颌首道：“难得卿想得这样开阔，如今也只有如此了。望卿善自珍重，以便早日相会。”

侯氏强起梳妆，李存勖亲焚檀香，侯氏弹了一曲“别鹤操”，还要再弹；李存勖看她那弱不胜衣的样子，心中不忍，连忙制止，倚着琴台，提笔濡墨写道：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侯氏不觉莞尔，柔声道：“难得大王记得如此清楚，这首如梦令，写的正是潞州归来，大王到教坊接妾回宫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李存勖又写道：“一叶落，褰朱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衣香常如故。”

这是一首“一叶落”，侯妃不忍卒读，不禁转面弹泪。李存勖精音律，能度曲，长于诗词。但戎马一生，留下诗词不多。这两首都是写给侯氏的，可见二人情深意笃之状。

李存勖禀过二位王娘，曹王娘道：“就让玉儿去吧，她正巴望着呢！”

自从把药交给向延之以后，刘妃天天关注着侯妃宫中的动静，却迟迟没有侯妃的死讯。想把向延之找来问问，向延之却像耗子怕见狸猫一样，总躲着她。她也听说侯氏病情严重，天天昏迷不醒。但昏迷不醒毕竟是还活着；只要活着，对自己的威胁便依然存在。这天正在倾听侯妃那边动静的时候，忽然又传来了悠扬的琴声。她不禁怒火中烧，立即命人去找向延之。她准备着，只要向延之一进门，马上就给



他几耳光，然后再用鞭子抽。责打之后，还要把给他的金银全要回来。

向延之来了，一进门便笑嘻嘻地向刘妃贺喜、讨赏。刘妃没好气地问他：“你给我贺什么喜？还讨什么赏？究竟想要什么花招糊弄我？”说着便准备抡起巴掌。

向延之忙道：“我刚从二位王娘那里过来，听说大王已经禀过王娘，决定要带娘娘和小王爷到魏州去。小的一听说就跑过来向娘娘道喜，哪敢糊弄娘娘？”

刘妃一听，不禁转怒为喜，把准备抡起的巴掌收缩成一个食指，点着向延之的前额说：“你休要胡诌瞎扯，我刚才还听得清清楚楚那边在弹琴呢。”

向延之笑道：“娘娘也是识琴韵、懂琴意的人，既然听到了琴声，怎么没有品出琴音里的情意？前人说：‘琴韵归流水，诗情寄白云’，这琴声表面听着和而静，其意却伤而怨：‘将归’、‘别鹤’之曲，都是伤别之时才弹奏的，这不分明是侯妃和大王话别吗？这不正印证了奴才听到的消息准确无误吗？”

刘妃想想向延之的话，回忆刚才听到的琴声确实如此。她于琴道虽比不上侯氏，也算是行家，但方才妒火中烧，乱了心性，忽略了琴的意趣。经向延之的提醒，马上回忆起来。于是心情马上好转，却又试探着问道：“那瓶子里的东西呢？”

向延之故作机密地说：“早按照娘娘的分咐，丁点不剩，用的干干净净。这东西可真灵验，侯娘娘自打服用之后，一直昏迷不醒。要不，娘娘咋能如愿以偿？起初奴才可真是提心吊胆，生怕是什么‘鹤顶红’、‘断肠散’之类的毒药，万一弄出人命来，不仅奴才难脱干系，只怕还要连累到不少人。如今好了，恰到火候，不显山，不露水，只是昏睡了数日。哪个知道其中的玄机？”

刘妃困惑不解，自言自语道：“这是怎么了？是此物年久失效，还是这贱人有神灵护佑命不当绝？”她从韩妃处得来的这瓶“鹤顶红”，据说奇毒无比，点滴入口，万无生理。交给向延之后，她也胆战心惊。毒死的并非寻常宫女，而是颇得晋王眷宠的侯妃。晋王和二位王娘岂能不疑，岂能不穷究彻查？一旦东窗事发，如何了得？虽有王子这尊护法，但力量毕竟太单薄了。她曾经设想过种种自保的办法，诸如上扯韩王妃，下推向延之，哀求曹王娘娘种种，但都又一一否定了。这样惶惶不安地度过了三天三夜，但得知侯妃没有中毒身亡时，又妒恨超过了恐惧，转而怨恨向延之办事不力来了。直到听罢向延之的一番话后，才如释重负，变恨、怨、恐惧不安为欣喜。

刘妃正怔忡臆想联翩时，宫人来报晋王来了。向延之连忙回避，刘妃匆匆整妆迎驾。

李存勖见刘妃面似桃花，丰臂秀腰，笑靥羞容，和侯妃弱不禁风的病态相比风韵自是动人，不觉爱意顿生，多日的冷落忽变歉疚，温语柔言对刘妃说道：

“卿也知道这些日子侯妃身体欠佳，本王在她那里待的工夫多些。本王原想带一



个人到魏州去，不是没有想到卿，只是因为王子刚刚入塾读书，魏州不比晋阳，让王子同去，二位王娘不太放心，一怕荒废学业，二怕出什么意外。如今也只有带卿和王儿同去。不知卿意下如何？”

刘妃道：“大王知道，妾向来都是唯大王之命是从的。只要二位王娘同意，大王肯带我们母子同往，我有什么不乐意的？”

“这样就好。”李存勖道，“这两日卿就打点一下，准备动身吧。”

就在刘妃兴冲冲打点行袋，准备前往魏州的时候，宫门外来了一位老者，饥容菜色，白发黄须，衣衫破旧，风尘仆仆。自称是沧州成安人，名曰刘山人，医卜为生，是刘妃的生身父亲，和女儿失散了二十年。近来打听到女儿下落，故而千里迢迢前来寻亲。老者从随身行囊中取出玉坠儿一个，付于王宫侍卫道：“这玉坠本是一双，上面刻有女儿生辰八字和姓氏，请带入宫中验看。”侍卫不敢怠慢，立即进宫禀报。

刘妃得报，乍惊乍喜，转而面沉似水说道：“我曾经说过，我原本出生于河北名门望族，父母在我五六岁时便已亡故。前番一位族兄前来探望，也证实了这一情形。如今哪里又冒出了一个生身父亲来？定是不逞之徒，听说我如今身为王妃，贪得荣华富贵，冒认亲眷。给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快快离开是了！”

那侍卫说：“属下也曾听说娘娘门望尊贵，劝老者离开。但那老者执拗得很，不肯离去，还给了我一个玉坠儿，说交给娘娘一看便知。”说着，双手捧着玉坠儿，递给刘妃。

刘妃接过玉坠儿，看也不看，立刻摔于地下，怒斥那侍卫道：“这种物什何处不能得来，市井之中一两银子便能买来一双，三个铜钱便能请人刻上八字，能做什么凭证？”说罢转身掩上官门。

那侍卫不敢再言，出来便赶那老者离开。那老者苦苦哀求道：“我这把年纪，千里迢迢而来，不为什么荣华富贵，但求活着见到女儿一面，万望垂怜！”说着便跪下叩头。侍卫们看那老者不似作假，觉得可怜，相与商议道：“这老者如果真是大王的岳父，日后定会相认。我们不如做个人情，免得日后得罪国丈，落下不是！”于是暗中教老者闯宫。那老者也是惯走江湖之人，心有灵犀，一点即会其意，马上装出不顾生死，如着风魔般，口中喊叫着要寻女儿，直往宫中闯去。侍卫们装做阻拦不住，无可奈何的样子，吵吵嚷嚷。那老者撕下一幅破衣襟丢在地下，径自进宫去了。

刘妃意想不到会有这种结果，又羞又怒，立刻传唤宫女太监把老头往宫外拖。那老伯哀求道：“玉儿！玉儿！我的好女儿啊，为父自知对不住你，未能使你锦衣玉食，兵荒马乱中不能保护你们母女平平安安。但为父也是竭尽全力了呀。从你一生下来，为父就把你贴在心口上，揣在破棉衣里，走到哪里，带到哪



里。冬怕你冷，夏怕你热；朝怕你渴，夜怕你饥。为父虽然贫穷无能，也总算含辛茹苦养了你五六岁啊。自你失散之后，为父寻遍了黄河北岸的千村万落，双脚踏遍了太行南山的荒山野岭，流了多少泪，吃了多少苦啊……”

刘妃哪里耐烦听他如此唠叨啰嗦？冷笑连声，怒吼道：“休要信口开河，编这些有踪没影儿的谎话。只怕是想富贵、想女儿想发昏了！我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你，我父亲在前朝当过御史，母亲是知府千金，不幸早已亡故。那时我已五岁，清楚记得丧仪隆重无比。哪会有你这样落泊潦倒的穷父亲？不念你年老可怜，一定送你到巡检司衙门治你亵渎王府、冒认官亲之罪。识相的快快去吧！”

刘妃说罢，命人把老者硬往外拖吩咐已毕，转身欲走。那老者猛然起身，便要去牵她的裙裾。刘妃大怒，反身把老者推倒在地，随手从太监手中夺过皮鞭，劈头盖脸猛抽起来，顷刻间，把那老者打得遍体鳞伤，满地乱滚，直到奄奄一息，方才住手。众宫监无人敢拦。刘妃打足打够了，扔下皮鞭，进入宫内。太监们七手八脚，把他拖出宫门，抛于街头。

次日，李存勖听说此事，连忙把袁建丰召来询问。袁建丰道：“当年末将跟随先王讨伐刘仁恭自幽州归来，于乱军之中拾到刘妃。那时娘娘不过五六岁，身旁确实有一老者受伤倒卧在地。布袍黄须，身负药囊，腰系占卜者随身携带的签筒，像是医卜术士，或是走方郎中。如今年隔二十载，记忆确实有点模糊了。”

李存勖立命袁建丰去寻访老者，查问明白。刘妃闻讯，命向延之传话给袁建丰说：“我连自己的父亲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模样了，袁将军能记清楚吗？真要能记清楚，使我能和死了二十多年的父亲团聚，即使大王不赏，我也会重重赏他！”

袁建丰焉能不明白刘妃的意思？胡乱走了个过场，便回来向李存勖复命。李存勖见袁建丰支吾其辞的样子，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但他体察刘妃的苦衷，不忍把窗棂纸戳破，偷偷让袁建丰送给刘山人一笔钱财，打发他离开晋阳。

等刘山人黯然离开晋阳，李存勖忽发奇想。这一天精心装束，扮作刘山人的模样，肩挑药囊，手持相士算命的幡儿，上书“神相赛管辂，成安刘山人”十个大字，手拉着王子继岌，来到刘妃宫外，以手叩门，拿腔做调地念道：“我乃刘叟，人称半仙。前来晋宫寻女，不知女儿见也不见？”刘妃开门一看，又羞又愤，知道李存勖洞悉内情，连忙跪地请罪。李存勖仍然学着刘山人的口气念道：“既然知错，为父也就不与汝计较了。须知人生皆有父，百行孝为先。不可一错再错了。”

刘妃连忙谢恩，从私房中取出钱财，命人去寻父亲。李存勖道：“老人早已离开晋阳，我已替卿送给他一笔养老送终的费用了。”

事后刘妃恶气没处发泄，狠狠把儿子继岌责打了一顿，算是出了气。

李存勖偕刘妃和王子继岌带兵返回魏州，把她们母子安顿下来便发兵攻打黎



阳。没有想到小小黎阳连攻三日未能攻克。李存审道：“河朔平定之后，各州各郡都要分兵把守，摊子大了，我们的兵力难免显得薄弱。这便是黎阳未能攻克的原因。为今之计，应速命各州郡加征粮赋，招兵买马，扩充兵力。”

李存勖道：“六哥说的不错，本王也有同感。但不知加征多少为宜？”

李存审道：“魏博邢洺初定，不宜多征。粮赋应以河东、镇、定为主。小的州郡可征兵百人，战马百匹；中等的州郡可征募二百人，战马二百匹。至于大的州郡可以酌情多征募一些。但不可急征暴敛，更不能竭泽而渔，以免激出变故。”

李存勖道：“就依六哥所说，传檄各州各郡遵照执行吧。”

加征粮赋、招募兵马的檄书传到新、武二州，李存美、李存矩兄弟二人，不约而同地想道：“大哥破格擢拔，让我当了刺史，因此还招致了不少人的非议。这是我到任后的第一桩公事，一定要办得漂漂亮亮，为大哥争光。也好让那些非议的人看看，我毕竟不是凡庸之辈。”于是风风火火，分派胥吏四处奔走，蹿突叫号，急征粮赋，强拉丁壮，搜求马匹。但新州、武州都是边鄙小郡，按规定只用完成一百个兵丁、一百匹战马也就够了，二人急于事功显有，偏偏要征五百个兵丁、五百匹战马。这就难免汲深绠短，难以如愿。一时间闹得民怨沸腾。

二人不唯缺乏治世之能，还满身纨绔习气，喜欢拈花惹草。存美因难以备足五百匹战马之数，迁怒于属下胥吏，动辄鞭扑棒责。一个小吏献计道：“不是属下办事不力，只缘本州马匹有限。大人纵使把我们打死，恐怕也难备足这五百匹战马。以小人愚见，不如责之马商，命他们到口外买马。如果限期如数买回战马，厚赏重奖；如果逾期不能如数完成，重责严惩。武州马贩甚多，估计不难备足所需之数。”

李存美大喜，夸奖那小吏道：“你有这样的好主意何必今日才说！就照你说的办法，速去知会各位马商，让他们火速去办，违者军法从事！”

那小吏免去了一顿责打，赶紧去知会马商。马商们道：“口外买马不难，但官府不给银子，我们哪有那么大本钱？何况近来边关军情吃紧，听说契丹人也在广征战马，严禁马匹南来，贩马恐怕要冒很大风险。这如何是好？”

那小吏又替他们出主意道：“听说刺史大人是位花花公子，平日最喜到花柳巷中厮混。列位何不在这方面想想办法，以求消灾免祸之路？”

马商中不乏智诈百出之人，很快便想出一个圈套来。

当晚两位马商备下厚礼，谒见李存美，以请求官府赏赐马价，宽限时日为名，请他到酒肆赴宴。席间专意安排了多位花枝招展的歌女侑酒。其中有一位胡女，肌肤似雪，碧眼金发，风骚绝代。李存美酒至半酣，意乱神迷，便离席和那胡女到一雅室厮混。那胡女把马商们早已备好的烈性春药偷偷下在酒内，



李存美饮后欲火如炽，与胡女还有众多歌妓，纵淫通宵。第二天清晨，妓女们不知去向，只剩下纵欲过度的刺史大人瘫痪在床上。身不能动，口不能言，自然也就不能催征粮赋和马匹了。刺史衙门的官吏不敢隐瞒情况，连忙派人报往魏州。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也就在武州刺史李存美纵欲中风的消息报到魏州时，李存勖接到了新州刺史李存矩被变兵所杀的噩耗。原来，李存矩到新州不久，主簿卢文进在家中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偶见卢文进的女儿长得十分美丽，顿起爱慕之意，宴后遣人前去提亲。卢文进婉言谢绝道：“小女已经许配巡检使宫彦章了，请大人另觅名媛。”李存矩一经打听，宫彦章也不过是刚刚求婚，虽得卢文进允诺，但未行聘。于是抢先一步，把聘礼送到卢府。卢文进不敢得罪李存矩，只好答应。李存矩快刀斩乱麻，很快就把卢女迎娶进门。宫彦章听说后既恨卢文进背信弃义，又恨李存矩横刀夺爱。但怨恨归怨恨，鸡蛋碰不过石头，小小巡检使哪敢和晋王的胞弟相争？只好忍气吞声。

卢女进府后方知，李存矩府中已有侍妾多人。自己名为正室，其实府中权柄多被这些侍妾掌握。李存矩十分懦弱，不仅处理政务无能，而且家务内政也毫无办法。内外大小事务，半由奴仆妾侍决定，堂堂一州之主，竟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卢女新来乍到，一个纤弱女子，难免要受许多窝囊气。卢文进得知女儿在府中受气，心中自然不会好受，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李存矩接到征粮征赋、招兵买马的文书，立即从阴山以北招募到数百强悍士卒，又收拢了刘守光原来的一些散兵游勇，很快超额完成了募兵任务。所缺的只是战马，于是挨户摊派，科敛孔急。当时武州地方十牛难换一马，弄得不少人家倾家荡产，以塞官债，老百姓难免悲苦怨恨。宫彦章、卢文进趁机在百姓中散布说：“这次征募的任务不过是三百士卒，二百匹马。刺史为了邀功请赏，私自加征了一倍还多！”于是民怨沸腾，反抗情绪势如欲燃的大垛干柴，一点火星儿便会成为腾腾烈焰。

颀硕的李存矩却还蒙在鼓里，毫无觉察。人马征齐之后，亲自和卢文进、宫彦章押送着前往魏州。一路上李存矩自以为立下了盖世奇功，见到兄王后便会受到褒奖，在众将面前风光风光。因而照旧作威作福，不知体恤部属，动辄责骂士卒。队伍行至涿州西南的祁沟关，在驿站住下。李存矩酒足饭饱后，高枕而卧，酣然入睡。宫彦章对士卒们说：“听说河东人马正跟梁军在黄河边激战，骑兵伤亡惨重。这次征兵已经使我们倾家荡产，我们却要抛弃父母，不顾妻子儿女，离乡背井，千里跋涉去替他们卖命！李存矩昏聩无能还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为的只是自己邀功请赏。我们何必白白前去送死！”

人人异口同声问道：“将军以为该怎么办？”

宫彦章说：“与其白白送死，不如杀掉李存矩，拥戴卢大人，返回新州，夺